

Marguerite Duras



许钧/主编

杜拉斯文集

夏日夜晚 十点半

苏影 胡小力 译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主编 许钧

杜拉斯文集

夏日夜晚 十点半

苏影 胡小力 译

春风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夏日夜晚十点半/[法]杜拉斯著;苏影等译.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1

ISBN 7-5313-2184-X

I. 夏… II. ①杜… ②苏… III. 长篇小说-作品集-法国-现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54345 号

Dix heures et demie du soir en été L'après-midi de Monsieur Andesmas.

© Editions Gallimard

Chinese Copyright © 1999 Chun Feng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Copyright licensed by ZB.L & ASSOCIES

ALL RIGHTS RESERVED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127 千字 印张:6 插页:2

印数:1—8 000 册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周荣胜

责任校对:潘晓春

封面设计:耿志远

版式设计:耿志远

ISBN 7-5313-2184-X/I·1900 定价:10.00 元

主 编 的 话

玛格丽特·杜拉斯，无疑是二十世纪最有影响、最具个性、最富魅力的一位女作家。她在中国，在全世界都拥有广泛的读者。

杜拉斯的人生是复杂的，个性是鲜明的。她敢爱，敢恨；她经常绝望，却从不放弃过抗争，而是在抗争中获得欢乐，赋予生命以绝对价值；她说写作是“一种死亡”，她却在这种独特死亡方式中透现出顽强的生命力与无限的创造力；她是一个作家，但从不为艺术而艺术，而是以积极的“介入”，一腔的热情参加到各种社会、政治运动中去；她参加过抵抗运动，反对过阿尔及利亚战争，也曾投身于一九六八年的“五月事件”。二十世纪下半叶在西方世界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她几乎都以自己的方式“介入”过，经历过。

杜拉斯的追求是永远的。她从小有着反叛的精神，从不墨守成规，永不满足于传统，而是始终不懈地追求着独特性：独特的人生体验，独特的艺术表达。在她看来，她写过的任何一部作品，都是零，她永远是在努力地从零开始，突破自己的过去，塑造全新的现在。

杜拉斯的创作是多彩的。她在长达半个世纪的艺术创作中，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多姿多彩的艺术世界。她的小说、戏剧、电影创作，她的评论，她的随笔，“熔小说风貌、戏剧情境、电影画面与音乐色彩于一炉”，成了二十世纪世界文学中一道独特的景观。

杜拉斯是有争议的。富于激情、好走极端的杜拉斯在法国拥有无数的崇拜者，也有众多激烈的反对者，读者阵营分成了“崇拜杜拉斯派”和“敌视杜拉斯派”：前者赞叹杜拉斯勇于探索，标新立异；后者抨击杜拉斯否定传统，离经叛道。

杜拉斯的影响是广泛的。早在五十年代初，她就以《抵挡太平洋的堤坝》赢得了广泛的读者，并角逐龚古尔文学奖。一九八四年出版的《情人》，更为她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在法国、在整个世界文坛，无可争议地确立了自己的地位。据不完全统计，她的作品被译成三十多种文字，在全世界上流传。著名传记作家劳拉·阿德莱尔认为，“她是当代法国最富创造性的杰出人物”。她死后，有关她的各种研究著作和传记不断问世，读者对她表现出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无疑，她的影响不仅广泛，而且深远。

中国读者对杜拉斯是喜爱的，甚至有点偏爱，偏爱她的《情人》，她的《广岛之恋》。然而，在我们看来，人们对杜拉斯的认识才刚刚开始，还有待于深化，有待于丰富。感谢春风文艺出版社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向中国广大读者展示一个丰富而多彩的杜拉斯的世界。我们在这儿介绍的，是法国最负盛名的伽利玛出版社半个世纪以来出版的杜拉斯的二十二种作品，该文集网罗了杜拉斯从步入文坛到离开这个

世界各个阶段的代表作，包括小说、电影、戏剧、随笔等各种形式的作品。为了帮助读者朋友更全面地了解杜拉斯，我们还从众多的杜拉斯传记中，选择了一九九八年荣膺法国菲米娜批评大奖的《杜拉斯传》，相信中国读者可以从中看到一个更丰满、更真实、更具个性、更富色彩的杜拉斯。

有评论说，杜拉斯作为一个女人，你可以爱她，也可以恨她；而作为一个作家，她的艺术魅力则无可抵挡，是不朽的。我们相信，杜拉斯将是永远不会被遗忘的。

许 钧

一九九九年八月八日于南京大学

目录

夏日夜晚十点半 1

安德马斯先生的午后 113



夏日夜晚十点半

苏 影 译
周小珊 校

“巴艾斯塔，这是姓。罗德里戈·巴艾斯塔。”

“罗德里戈·巴艾斯塔。”

“是呀，那个被他干掉的，叫佩雷斯。多尼·佩雷斯。”

“多尼·佩雷斯。”

“他几点干掉了佩雷斯？”

广场上，两个警察冒雨走过。

午后刚过，那顾客其实知道得也并不确切。罗德里戈·巴艾斯塔在干掉了佩雷斯的同时还杀了自己的妻子。两位受害者在两小时前，于佩雷斯家的车库深处被发现。

咖啡馆里，光线已变得昏幽。里面，潮湿的吧台上，蜡烛燃烧着，黄色的烛光与落日微蓝的光线交融在一起。骤雨结束了，就和它的开始一样地突然。

“她多大了，罗德里戈的妻子？”玛利亚问。

“年轻着呢，十九岁。”

玛利亚不无遗憾地撇撇嘴。

“请再来一杯曼萨尼亚酒。”她说。

他给她要了一杯。自己也在喝曼萨尼亚酒。

“我寻思着他们怎么还没捉住他，”她继续道，“这城市这么小。”

“罗德里戈可比警察更熟悉这座小城，他是个好手。”

酒吧里都坐满了。人们谈论着罗德里戈·巴艾斯塔凶杀案。他们理解佩雷斯，但对那个年轻妇人则不然——一个孩子而已。玛利亚一下喝干了那杯曼萨尼亚酒，那顾客看着，十分惊异。

“您总是喝这么多吗？”

“这要看情况，”她说，“时多时少，嗯，差不多总这样吧。”

“一个人？”

“在这会儿，是的。”

咖啡馆的门并不正对大路，而是朝向一条被中央大道穿过的四方走廊。走廊两边有石栏，那些石块相当宽，也相当坚硬，孩子们可以在上面蹦蹦跳跳或躺在上面看雨水上涨和警察们来来往往。玛利亚的女儿瑞丽特，就在那群孩子中间。她双肘撑起脑袋，正趴在栏杆上望着广场，从远处只能看见她的一个脑袋露了出来。

这时大约六七点了。

又一场骤雨开始了，广场上的人迅速走空。在广场中央，低矮成堆的棕榈树，被暴风雨扭打着。树下，花儿也被狂风揉碎了。瑞丽特从走廊回来，蜷成一团偎在母亲怀里，不再害怕了。闪电一阵接着一阵，空中轰鸣不绝。闪电来时，雷鸣会瞬间消失，但闪电刚过，雷声就骤起。只是暴雨将歇，这样的声音也越来越轻。瑞丽特离开她母亲走近了看

雨，看那在一条条雨痕中跳着舞的广场。

“这雨怕要下一夜。”那顾客说。

突然地，雨停了。那顾客站起身，指着被一团团铅灰色的云层包围着的暗蓝色天空，天空是那么低，几乎触到了屋顶。

玛利亚还要喝。他不动声色地又要了几杯曼萨尼亚酒。他自己也还要喝。

“其实是我丈夫想在西班牙度假，我更喜欢别的地方。”

“哪儿？”

“没想过。哪儿都想。西班牙也想去。请别太留心我的话，其实，我心里是很高兴今年夏天来西班牙的。”

他把自己那杯曼萨尼亚酒递给她，并付了服务生小费。

“你们是五点钟左右到的，对吧？”那顾客问，“你们开的恐怕是那辆黑罗福车吧？车现在就停在广场上。”

“是的。”玛利亚回答。

“那时天还很亮，”他继续说，“那会儿也没下雨。你们在那辆黑罗福车里共四人。是您的丈夫开车。您在他身边？对吧？后排有个小女孩——”他指着她，“——就是她，和另一位夫人。”

“是这样。我们从下午三点开始就遇上了暴风雨，当时正在田野里，我女儿很害怕。我们本来要继续赶路在天黑前到达马德里的，后来还是决定在这里停留。”

那顾客边聊着边注视着广场，借着电光，重新又可以看见警察们的行动，透过天空的轰响，他凝神听着那从四处传来的声音。

“我那位朋友也害怕暴风雨。”玛利亚补充道。

落日斜在城市主干道的尽头，那正是去旅店的方向。时间总算还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晚。暴风雨打乱了人们的时间概念，似乎加快了时光的速度。

“他们在哪儿？”那顾客问。

“在潘西巴尔饭店。我得去那儿找他们。”

“想起来了。一个男人，您丈夫，从车里探出身来，向一群年轻人打听城里有几家旅店。然后你们就朝潘西巴尔旅店方向走去了。”

“当然，已经没有空房了。没有了，已经没有了。”

落日重新又被遮住。又一场暴风雨在酝酿着。这一海上来的暗蓝色云层，从下午开始慢慢向城市上空漂移。它自东边来，透过微微的天光，刚好能见着云层隐隐的威压。他们应该还在阳台边上，那儿，干道尽头。可是瞧您的眼睛是蓝色的，皮埃尔说，这是天空的颜色。

“我还不能够回去。瞧这雨就要下了。”

这一次，瑞丽特可没回来。她正看着孩子们光着脚丫在广场的排水沟里玩耍。一股又脏又黏的泥水在他们脚间穿过。这水是暗红色的，与城里的石头和附近的土同一个颜色。年轻人都在外面，在广场上，在闪光下，在雷鸣中。人们可以听见他们在歌唱，嘹亮的歌声甚至穿透了雷声。

下起了暴雨。仿佛是海洋在城市上空倾泻。广场看不清了，走廊里挤满了人。咖啡馆里，人们得提高嗓门说话才能够相互听见。有时甚至要大吼，吼着罗德里戈·巴艾斯塔和佩雷斯的名字。

“正好让罗德里戈·巴艾斯塔喘口气。”那顾客说。

他指着走廊里的几个警察，他们在等着暴风雨过去。

“他结婚七个月。”那顾客接着说，“他发现她和佩雷斯在一起。谁不会有这样的反应呢？罗德里戈，他应该无罪释放。”

玛利亚还在喝。她做了个鬼脸。在每天的这个时刻，酒精都会使她恶心。

“他在哪里？”她问。

那顾客把身子倾向她。她感觉到他头发浓重的柠檬味。他的嘴唇很光滑，很美。

“在城里的一个屋顶上。”

两人都笑了。他重新坐正。但在她感觉中，那迷人的声音仿佛仍萦绕在肩头，挥之不去。

“在淋雨？”

“不，”他笑道，“不过是道听途说，我什么都不知道。”

在咖啡厅深处又展开了一场关于凶案的争论，十分激烈，这使得其他的争论都平息了。罗德里戈·巴艾斯塔的妻子向佩雷斯投怀送抱，这难道是佩雷斯的错？难道我们能够拒绝一个这样的女人吗？

“可以吗？”玛利亚问。

“很难。但罗德里戈忽视了她。佩雷斯的一些朋友今晚将去哀悼他。他母亲在那里，在市政府，独自守着他的尸体。罗德里戈·巴艾斯塔的妻子？她的尸体同样在市政府。但她不是本地人。今晚谁也不会去哀悼她。她是马德里人。去年秋天，她才来这里成的婚。”

骤雨停了，随之，轰鸣也消逝了。

“一旦结了婚，她就想得到全城的男人。能怎么办呢？杀了她？”

“说什么呢!”玛利亚说,指着广场的一角,一扇坚固的关闭的门。

“在那里,是的,”那顾客说,“那就是市政府。”

一位朋友走进咖啡馆,他们还在谈论凶杀案。

骤雨一停,广场上便又挤满了孩子。人们很难分辨出那白花花的一片是城市的终点——林阴大道的尽头,还是白色的潘西巴尔旅店。玛利亚发现瑞丽特在广场上的孩子们中间,那孩子小心地朝四周看了看,最终还是走进红泥水。那顾客的朋友邀玛利亚喝一杯曼萨尼亚酒。她接受了。她在西班牙多久了?九天,她说。喜欢西班牙吗?当然,她对它已经有了一定了解。

“我得回去了,”她说,“风暴这样厉害,让人不知该到哪里去。”

“去我那儿。”那顾客说。

他笑了。她也笑了,但有些不自然。

“再来一杯曼萨尼亚酒?”

她不想再喝了。于是招呼了瑞丽特一声,瑞丽特应声而归,鞋上粘满了广场上的红泥。

“您今天晚上会再回来吗?”

她也不知道,事情总是有可能的。

她们沿着人行道走向旅店。城里处处是马厩和干草的味儿。海洋性气候的夜会很舒适。瑞丽特走在满是红泥水的排水沟里。玛利亚也任由她去。她们遇见了把守各处通道的警察。这时天几乎全黑了。城里仍在停电,没准还会持续下去。从屋顶上望去,仍能看到落日的微亮。玛利亚拉着瑞丽特的手,跟她说话。而瑞丽特,已对此习以为常,不去理

睬。

他们在那儿，在餐厅里，面对面坐着。他们笑着向玛利亚和瑞丽特打招呼。

“让我们好等。”皮埃尔说。

他看看瑞丽特，她刚才在路上也很害怕暴风雨。她还哭了。现在眼睛周围还有哭过的痕迹。

“暴风雨会继续，”皮埃尔说，“很可惜。我们本来晚上就可以到马德里的。”

“看来得等，”玛利亚回答，“仍然没有空房吗？谁也没有勇气上路？”

“没有。连孩子们都没有。”

“明天就不会那么热了，”克莱尔说，“我们只能这样想。”

皮埃尔答应瑞丽特留在这儿。

“我们可以吃饭了，”克莱尔跟她说，“然后我们会在走廊里给像你这样的小姑娘铺好床垫。”

餐厅里一张空桌也没有了。

“全是法国人。”克莱尔说。

在烛光下她显得愈发美丽。她知道有人爱着她吗？她待在那儿，微笑着，准备好了度过这意外的一夜。无论她的嘴唇，她的眼睛，今夜蓬乱的头发，还有那摊开的，松弛的双手——这双手正沉浸在因将得到幸福的承诺而觉出的喜悦中，都不能证明从今夜起他们已把对未来幸福的观望变成了行动。

雨又下起来了！击打着餐厅顶部的玻璃棚，发出啪啪的声响，顾客们只能叫喊着点他们的菜。有几个孩子吓哭了。

瑞丽特愣了一会，终于没哭。

“见鬼的雨，”克莱尔说，她整个人都烦躁不安，“这雨真是下疯了，疯了；听哪，玛利亚，多大的雨！”

“你那会儿多害怕呀，克莱尔。”

“是的。”她想起来了。

那会儿旅馆里一片狼藉。天还没开始下雨，但风暴的感觉犹存，威胁着人们。当玛利亚发现他们时，他们正在旅店的办公室里。他们一起坐在那儿聊天。她停下，满怀希望，但他们却没看见玛利亚。于是她发现他们的手体面地拉在一起，身子也靠得很近。时间其实还早。人们可能以为已经是晚上了，但这只是因为风暴，才天昏地暗。克莱尔的眼里再也没有恐惧。玛利亚发现她有时间，还有时间去广场，去他们来时看到的那家咖啡厅。

为了不盯着皮埃尔，她们的目光跟随着负责送曼萨尼亚酒和赫雷斯白葡萄酒的服务生。克莱尔叫住了一个打身旁经过的服务生，要了几杯曼萨尼亚酒。雨打在玻璃顶棚上，声音很响，人们必须提高嗓门才能听见。叫喊声越来越高。办公室的门每分钟都被打开。总有一些人进来。外面暴风雨铺天盖地。

“你刚才去哪儿了，玛利亚？”皮埃尔询问。

“在一个咖啡馆里，和罗德里戈·巴艾斯塔，这个男人的一个朋友在一起。”

皮埃尔把身子挨向玛利亚。

“如果你真的坚持的话，”他说，“我们今晚可以到达马德里。”

克莱尔听见了。